

资本主义论丛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著

顾良摇 张慧君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殊和豐豐悅月嘲哉殊蘊

耕种匪戴杂卦匪蕴云悦管里戴管蕴云

未詳。梁士云：韓君，韓顯。梁士

悦藏书楼藏 卷之四 藏板 悦藏书楼藏

遭炸彈轟擊

順聖子知經傳世之顏囑藥傳世則世藥傳言世經傳藥云明藥藥士

[illegible]

本书出版列入法国资助出版计划,并得到法国外交部以及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的大力协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主义论丛(法)布罗代尔(月)著

顾良,张慧君译,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新世纪学术译丛)

陽星苑 惠恩里 翠源 芳緣 圓

I 擗… 摇 II 掇①布…②顾…③张…摇 III 掇本主义

原研究 原文集 揺Ⅳ 援玩装原装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读数据核字(2015)第 000000 号

资本主义论丛

费尔南·布罗代尔

出版: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猿号 (无图)

电话 远房亲戚远房亲戚远房亲戚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排 北京京鲁排印部(远郊原稿部)

印刷 北京印刷二厂

开本 16开 185毫米×260毫米 1/32

字数 壹萬千字 印張 壹萬張

版次 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员一缘四册

定价: 15.00元

译者的话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册子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派”第二代宗师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论文集，其中收录的缘篇论文，分别选自以下的出版物：

“什么是资本主义”：《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一堂历史课》（~~法国年鉴学派丛书~~），阿尔托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81年~~版，第 ~~151~~—~~152~~页；

“资本主义的活力”：同名小册子（~~年鉴学派丛书~~），阿尔托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81年~~版，第 ~~151~~—~~152~~页；

“文明史 过去解释现时”：《史论文集》，卷一（~~年鉴学派丛书~~），阿尔托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81年~~版，第 ~~151~~—~~152~~页；

目摇摇录

译者的话	I — II
------------	--------

<u>什么是资本主义摇</u>	员—圆
-----------------------	-----

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史	圆
资本主义在游戏中作弊了吗?	怨
资本主义 延续或突变?	猿
员愿年以前亚洲的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生产	远
印度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因素	愿
巴西的资本主义 增长或发展?	愿
技术、科学和社会	猿
资本主义是市场的敌人吗?	猿
为发展经济史而努力	猿

中世纪的工业革命	源
资本主义 : 见风转舵的结构	源
资本主义与经济世界	缘
国家与资本主义	缘
印度的例证	缘
对未来的预卜	缘

资本主义的活力

第一章 关于物质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再思考	源
第二章 形形色色的交换	愿
第三章 世界的时间	员

文明史 过去解释现时

一 文明和文化	员
词的起源和风行	员
定义的尝试	员
二 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历史	员
必要的牺牲	员
必要的标准	员
为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科学对话而努力	员
打破专业隔阂	员
寻找文明的结构	员

三 面对现时的历史	员员
文明的长寿	员圆
同一性和多样性在世界永远存在	员缘
革命是当今时代的特征	员苑
文明的彼岸	员怨

长时段 历史和社会科学..... 员猿—员源

一 历史与时段	员远
二 短时间的争论	员源
三 信息传递和社会数学	员愿
四 历史学家的时间和社会学家的时间	员愿

员缘至 员远年欧洲的价格..... 圆缘—猿员

一 货币、货币金属及汇兑	圆猿
三言两语谈汇兑	圆源
贬值与短期经济形势	圆怨
二 百年趋势	圆园
麦	圆猿
绘制价格地图的尝试	圆苑
百年趋势的涨潮、退潮和息潮	圆圆
麦价以外的其他价格	圆猿
两种重要的食品价格 :葡萄酒和肉	圆源

非食品价格	圆缘
居住	圆远
砖	圆远
木料	圆愿
穿	圆园
重工业崛起前的欧洲	圆源
铁	圆远
锡	圆苑
铜	圆愿
价格、价格指数和工资	圆愿
三、短波、周期及周期运动	圆远
季节运动	圆愿
有没有基钦周期？	圆园
朱格拉周期及其他周期	圆员
周期的和非周期的解释	圆远
投石党运动和克伦威尔统治期间的整个欧洲	圆苑
周期相随而不相似	圆怨
四、结论及一般性解释	猿员
货币数量理论	猿圆
价格、工资与资本主义	猿员
价格史和系列史	猿源

什么是资本主义

1955年10月15至20日，在法国夏托瓦隆会议中心，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用猿天时间，分别对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和《法兰西的特性》这猿部巨著各抒己见，会议纪录以《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一堂历史课》为题，由阿尔托勒拉马里翁出版社于1956年以小册子形式出版。这里仅将18日的发言（见该书第156—158页）译出。除费尔南·布罗代尔（以下简称布）外，在会上发言的学者还有：保尔·法布拉（以下简称法，法国《世界报》总编辑助理）；钱拉·若尔兰（以下简称若，法国全国科研中心研究员）；阿尔培托·特

南蒂(以下简称特,意大利人,大不列颠科学院院士);达瑞斯·杜里(以下简称乔,英国人,伦敦大学教授);巴伦德(以下简称巴,印度人,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切尔索·富尔塔多(以下简称富,巴西人,巴西前文化部长、驻欧共体大使);拉兹洛·马凯(以下简称马,匈牙利科学院院士,布达佩斯大学教授);伊玛努埃尔·沃勒斯坦(以下简称沃,美国人,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

法:今天能够坐在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身边,我感到既荣幸,又高兴。他的名字代表着天才和博学,所以听众如此之多,也就毫不奇怪的了。来自印度、巴西、美国、匈牙利和法国等不同国家的杰出学者,其中包括历史学、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将面对大家,并与大家一起进行对话。

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史

法:今天讨论的主题将是‘资本主义’的概念。费·布罗代尔自己说过,他在使用这个概念时曾经有所犹豫,因为‘资本主义’一词的分量并非无足轻重。该词的表述不同于一般的科学定义。不久前还多少带点贬意,今天它对某些人说来却成了一面旗帜。资本主义确实往往与经济自由主义相混淆,甚至相等同;出人意外的是,经济自由主义目前似乎正春风得意。

费·布罗代尔写道:“交换与人类历史同样古老”,但在他

看来,资本主义却是应与“市场经济”严格区分的一种上层建筑。在《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三大本书里,作者指出了从15世纪到19世纪期间历史进程的各个阶段,并强调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种现象的不同地位和本质区别。正如所有解释性模式一样,这一论断所提出的问题却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费·布罗代尔告诉我们,一个模式就像是在陆地建造的一条船,能否浮上水面,能否顺利出航,都还有待接受考验。那么,由他提出的模式能否站得住脚呢?

对这个问题,大家会毫不犹豫地作出肯定的答复,既然作者在历史学家的职业生涯中,表现得如此出类拔萃。

他对我们说,在过去(即使是极其遥远的过去)和现时之间,从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断裂。为此,他在发掘大量历史素材的同时,挥洒自如地向我们提供了必要的证据。布罗代尔的才华堪称与米希勒相媲美,他像一位杰出的节目主持人,善于唤起读者的激情,使他们享受一种类似动态的美感。如果我们至今找不到另一个词,可以描绘正在创建中的美好未来,我们又怎能说明依旧存在着各种丑恶、天灾乃至市场失控的世界秩序?

费·布罗代尔使我们知道了资本家扮演的奇特角色,这些资本家在中世纪时代,即早在近代崭露晨曦时,已是极其能干的大商人、大实业家和大金融家,他们的特征之一正是善于在最有利可图的投资中作出选择,他们的经营已远远超出了城邦(布鲁日、威尼斯、安特卫普、热那亚等)的范围,在宽广辽阔的领土国家中编织起一本万利的交易网,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经济世界”(经济世界的总和构成世界经济)。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就这样落入了资本主义的罗网,迅速处于资本主义自上而下的

操纵之下。作为市场经济的原始范本,众多小制造商和小手工业者正是在交易会上交换各自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对经济生活的以上描述的确是无与伦比的,然而一旦把它用于证实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的明显区别,有人便开始表示怀疑。原因难道不正是,在展示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时,人们偏偏对交换缺少一个明确的概念吗?

布罗代尔在究竟是供应或是需求带动经济增长的问题上举棋不定,就是一个实证。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商品交换和资本主义之所以发展,正是因为经济内部存在着某种原动力。这就要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李嘉图、亚当·斯密、让·巴蒂斯特·萨伊等古典经济学家对交换的分析,以及萨伊阐述的所谓‘生产自行创造销路’的定律。这条定律无非表明,在交换过程中,供应先于需求,因为假如事先没有货物的供应,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拍板成交。

费·布罗代尔毫不犹豫地写道,凯恩斯借口‘产品与产品相交换’;“轻而易举地推翻”了业已为李嘉图接受的萨伊定律,这是认定供应高于一切的最彻底的方法。事实上,问题不在于这条定律在近代已遭到人们的批驳,而是人们对这条定律在指导国家经济事务中产生的严重后果视而不见。由此便产生了一种幻觉,似乎可以不断刺激需求,而不必诉诸供应。换句话说,似乎能够让分配的收入总额始终高于生产部门以工资、税收和红利等形式提供的收益(从而造成长期的预算赤字)。

在我看来,人们不难证明,忘记由市场法则以低级形式体现的供求关系是导致目前严重危机的各种混乱的起因。

人们难道没有发现,人应该首先是生产者,然后才是消费者吗?

我们还要对布罗代尔的解释作更加深入细致的验证。布罗代尔不但接受了约翰·加尔布雷思关于大企业有能力“管理”市场的论断,而且也要我们这么做,他甚至写道:“经济规律对大企业来说是不存在的”。他所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性”(与市场经济相比)的论点,归根到底正是以这个说法为理论根据的。

确实,在费·布罗代尔的心目中,市场经济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纽带。在某种意义上,对生产者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还必须考虑产品的使用价值。资本主义则不然,它只关心交换价值。布罗代尔的观点虽然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以上认识难道不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间接颂扬吗?布罗代尔正确指出,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透明度。

可是,说到底,经济进步无非就是交换不断带动生产的增长,而经济进步本身又是劳动分工促进劳动专业化和企业多样化的结果。难道事情不正是这样吗?为了从成本差价中获得最大好处而分散工厂和车间布局的跨国公司堪称是要这类把戏的行家里手。在了解大企业是否真能摆脱市场法则以前,我们不能不承认,大企业的存在正是建立在充分利用市场法则的基础之上。这一现象逃不过费·布罗代尔的眼睛,但他对现象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却像是在兜圈子。在费·布罗代尔看来,市场经济处在竞争的影响之下,而资本主义则由于拥有积累起来的巨额资本,能够放手地从事“赌博、冒险和作弊”。布罗代尔解释的说服力怎能不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然而,竞争最激烈的场所难道不正是大企业展开活动的国际市场吗?根据布罗代尔的理论,民族市场的竞争纯属小店铺的事情,甚至连“超级市场”也置身事外。作者写道,对于“留给

小到微不足道的企业去进行”的这种竞争,垄断组织又何必降格以求?这里所说的竞争究竟指什么?能否认为布罗代尔所用的竞争概念有点自相矛盾,感情色彩多于科学的严谨?

布罗代尔对康德拉捷夫的长周期论(周期至少长达 100 年)寄予极大的重视,这难道不也是同一种浪漫主义的表现吗?一位历史学家可能对某种经济分期情有独钟,这不难理解,但布罗代尔是否应该赋予康德拉捷夫的假设(多数经济学家对此假设持有异议)某种真实和近似的品格,并据此展开一系列的推理和归纳?

无论如何,布罗代尔的著作揭示了为职业经济学家所忽视的一个层面。他率先指出了大城市的组织功能——首先是中世纪的大城市,如威尼斯和热那亚,接着是 15 世纪的安特卫普,17 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以及后来的伦敦和今天的纽约——,因为经济世界正是在这些大城市周围逐渐形成的。布罗代尔当时分析了这些没有强大国家为依托的城市(美国属于例外)怎样把某种秩序强加于经济生活。他提供的答案也许是十分含蓄的,至少据我看还不够明确。这些城市之所以在没有强大国家为依托的情况下也能推行自己的意志,这也许因为交换对所有人都是有利的。凡与城市打交道的地区,包括周边地区在内,城市都为它们的利益效劳。

历史事实表明,等级制现象普遍存在于按照所谓“经济世界”的格局实行地区划分的经济之中。每个经济世界都各不相同。可是,根据经济理论,市场却又促使成本和利润趋向均衡化。布罗代尔在推出资本主义这个新概念时,无疑部分地考虑到了这里的矛盾,因而他以自己的方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承认建立在平等关系基础上的交换最终导致了不平等。

但我们难道应不加讨论就接受这样一个认识,即认为周边地区注定要比中心地区穷吗?我觉得这种看法至少部分地是与事实相矛盾的。在今天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几乎已赶上了美国,有些国家甚至还超过了美国。

这里的危险是,“布罗代尔主义”很可能堂而皇之地和轻而易举地为一些与马克思主义依旧藕断丝连的和企图重振左翼的知识界人士提供某种安慰。伊玛努埃尔·沃勒斯坦提出的以下假设令人神往:市场经济的胜利可能预示社会主义的前奏(即排斥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似乎越是把布罗代尔的论断推向乌托邦,这种论断就越有价值,我觉得这是荒唐的。难道让全部经济活动受竞争法则的支配才是最可靠的合理保障吗?难道大企业的始终存在和集团化兼并对寻求最高劳动生产率必定有所损害?这些问题今天似乎还有待澄清。

布:为了研讨一部作品,有成百上千条途径能够引人登堂入室,即使对作者也是如此。人们可以从窗口进去,也可以从旁门进去,而您却选择了大门。您的问题提得很好,不是所有的问题,但我以为最重要的问题,都已经提出来了。特别是,您已为我证明,一位经济史学家不可能同时又是经济学家。同样,经济学家而又兼顾历史的实属罕见。因为这很不容易……我并不是说,我没有读过经济学家的鸿篇巨著,只是我并不始终把这些著作认真看待罢了。我宁可观察真实的经济生活。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只承认事实,试图分析摆在眼前的东西,不轻易相信经济学家的理论,即使对供求关系这类老生常谈也是如此。您曾经提到让·蒂斯特·萨伊,您有理由为他辩护。我认为他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地位就像传统历史中的‘马莱萨克’^①一样重要,但我责备他缺乏冲动和胆识……

也许出于好意,您没有明白指出,对我来说,资本主义是上层建筑的现象,少数人的现象,是高海拔的现象。每当我考察商人、银行家等大资本家时,我都不无惊讶地看到,他们的人数竟是如此之少。在 1844 年,法国银行由 100 个家族所包揽,也就是说,老小加在一起,也不超过 200 人。夏尔·卡里埃尔考察的马赛批发商,18 世纪那时,不过 100 人。客观地讲,真正从事资本主义活动的人实在少得可怜。

但我特别想要强调,物质生活应划分为三个层次。在我看来,市场犹如地球的赤道,位于赤道以南的是南半球,即物物交换和一般交换,资本主义位于赤道之上,处在北半球。南半球,物物交换的层次,也就是意大利文所说的“初级经济”(economia primitiva)。如果事实并非如此,由我设计的建筑也就自动坍塌。

您曾多次说过,一本书如果真想说明某个道理,作者势必既十分自信,又有点担心,这话说得很对。然而,当我着手撰写这本厚书时,担心的分量肯定要比自信沉重得多。我应该说,这似乎让人很难理解,尽管我自己心里十分清楚,因为写这部著作原是出于别人的要求,而不是出于我的自发选择。友好地给我下命令的人正是吕西安·费弗尔,对我影响最大和最受我喜爱的人。他当时准备出版一套通史丛书,名为《世界的命运》。在他 1944 年去世后,我只得勉为其难把这项任务继续下去。吕西安·费弗尔打算亲自写出《15 至 18 世纪西方的思想和信仰》一书,作为由我撰写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的伴侣和补充。可惜,我的书已永远丧失了这样一个伴侣,它只是谈到经济生活的一面,此事说来让人感到十分痛心。保尔·法布拉,您试图用经济法则来解释交换的不平等,这是经济学家很容易犯的毛病。您的主张是某种“内因论”解释,而作为历史学家,

我却宁愿走出经济学的大门,到外边去寻找解释。我之所以撇开经济不平等的概念,因为我发现,经济不平等纯属社会不平等的翻版。据我所知,人类社会从来就是不平等的。我在当今的世界上,在历史学家拥有的浩如烟海的人类经历中,从来就没有见到过平等的社会。在人学领域中,也许甚至在实证科学领域中,提出和解决一个问题总是要带出另一个问题。吕西安·费弗尔说得好:“提出问题是任何历史研究的开端和归宿。没有问题,也就没有历史。”回过头来再看社会的不平等,我以为早在史前时代的原始社会中,不平等就作为‘社会兽性’的一个基本问题被提了出来。大家且别发笑,请听我解释,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人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集体的受害者;没有不平等,没有等级制,集体也就不可能存在。经济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必然后果。

我想说的暂且就说到这里。我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加以说明,但我先让大家发言,然后我再进行辩白!

法·钱拉·若尔兰将接着讲话。我提醒诸位,他是一位哲学家,他讲的题目是‘不遵守游戏规则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在游戏中作弊了吗?

若·我想谈谈费·布罗代尔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所作的区分问题。与保尔·法布拉相反,我觉得这一区分是无可厚非的。不仅历史学家承认以上的区分,就连经济学家自己也